

比尔森人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本报特约记者 郝红

有关2015年“欧洲文化首都”称号的激烈竞争于9月8日在捷克文化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尘埃落定,获得这一殊荣的是捷克城市比尔森。会场上,比尔森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欢呼雀跃,脸上流着幸福的眼泪。

评审委员会和竞选城市无利益关系

2015年“欧洲文化首都”的整个准备和选拔过程持续了6年之久。评审委员会由13名成员组成,包括来自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地区委员会等欧洲机构的7人,以及经欧洲委员会协商和正式批准后,由捷克文化部任命的6名国家代表。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独立的专家,他们和竞选的城市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根据规定,竞选城市需通过捷克文化部向评审委员会提交各自的方案。这其中,专门为“欧洲文化首都”设计的文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竞选方案应致力于激发社会对文化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塑造有国际

水平的城市面貌,并借助国内外游客的支持推动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而在方案框架下开展的文化活动应能够将文化和旅游连接起来,推动文化公共设施建设和城市的发展。从竞选的标准来看,这一切还需要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的支持。

比尔森市以微弱优势胜出

选拔过程共包括两轮竞争。第一轮竞争于2009年12月7日至8日在捷克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市、奥斯特拉瓦市和比尔森市3座城市中展开,评审委员会最终选定奥斯特拉瓦市和比尔森市入围下一轮竞争。9月8日宣布结果的这场竞争则是第二轮。据悉,评审委员会分别评估了奥斯特拉瓦市和比尔森市递交的方案,并于9月6日至7日对两座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以评估两座城市成为“欧洲文化首都”的潜力。评选的标准被分为“欧洲范畴”与“城市 and 公民”两类。

决定是艰难的,两个城市的方案不分上下,但只能有一个胜出。评审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

后,投票决定结果。由于2位评审委员未能参加投票,最终比尔森市以6:5的微弱优势胜出。评审报告将于10月上旬在捷克文化部的网站上公开。比尔森市将于2011年5月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正式命名为2015年“欧洲文化首都”。

获得“欧洲文化首都”称号的城市将能得到很多实惠。据了解,比尔森市将在2015年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而欧洲委员会会在2015年活动开幕前三个月拨给比尔森市150万欧元,作为保证活动质量的资金。比尔森市将借此机会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当代艺术的展览场地、新剧院和绿色通道等。比尔森市2015年“欧洲文化首都”设计方案的艺术总监表示,这个机会将彻底推动比尔森市的发展,这座城市将变成一座位于欧洲中央的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

失败城市将继续实施方案

“欧洲文化首都”活动从1985年开始举办。第一座获得此称号的城市是希腊的雅典。截止到

2010年,已有40多个欧洲城市成为“欧洲文化首都”,其中2000年有9座城市被选拔为未来几年的欧洲文化首都。2015年与比尔森市一起获得“欧洲文化首都”称号的,还有比利时城市蒙斯。

进行“欧洲文化首都”评选最初是为了推动“冷战”时期欧洲两大阵营的人们的互相交流。随着这些年活动的开展,评选的目的已经转变为强调欧洲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共同特征,促进互相了解,加强欧洲这个大家庭不可分割的关系。

奥斯特拉瓦市在2015年“欧洲文化首都”称号的竞争中失利了。市中心的马萨利克广场上充满了悲伤的气氛。这座城市几年前就致力于降低失业率、支持高校教育,非常注重文化环境的培养。奥斯特拉瓦市市长表示将继续实施其准备的方案。他们将为人们提供更加宽广的文化基地,这不仅需要当地居民的支持,也需要投资商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人民的支持。“我们的需求正好和文化首都的要求相吻合。我们是为城市的发展而设计方案,所以我们会把方案继续实施下去。”

俄罗斯电动火车上的小贩们

郎楷淳 编译



俄罗斯火车外兜售毛绒玩具的小贩。(资料图)

在莫斯科郊外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和庄园游览,可以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但乘火车旅行,可以观察俄罗斯现在的社会风貌。

在俄罗斯,短途电动火车从苏联时代起就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它们设施简陋,拥挤而肮脏,乘客的座位还是木头长椅。但这种火车上,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氛围。这种电动火车主要用于上下班,乘客多为住在莫斯

科周围“卧室社区”的打工者。但在夏天的周末,大多数乘客是要从城里回到他们在乡间的别墅。他们坐在硬木长椅上,手提袋和篮子堆在周围。年轻的男子经常聚集在站台上,或在车厢之间喝啤酒。如果他们需要小解,便会在两个车厢之间的空地儿上方便,因为这种火车没有洗手间。在旅客中,偶尔会有外国游客,他们大多数是去札格尔斯克的修道院,那里距离莫斯科75

公里,是俄罗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

火车从莫斯科驶出后不久,小贩、乞丐和音乐家们开始进入车厢,在车轮的撞击声中,他们大声地叫卖或唱歌。小贩向旅客兜售各种各样的商品,有钓鱼杆、手电筒、微型激光发射器、安全别针、不干胶带、短袜和书籍等。这其中,玩具是最常见的,而一种关于海洋的BBC纪录片光盘今年夏天的销路非常好。一个小贩让一只塑料鸟在车厢里飞舞,向乘客介绍它的特点,他说:“它不喝伏特加,不吃您的东西,卖价仅为50卢布(约合1.65美元)。”另一个小贩举起一个“鲁比克魔方”,说他有一种独特的技术,能使魔方绕着自身的轴旋转。两个吉普赛姑娘跟在后面,唱着曲调忧伤的歌曲。

当叫卖的小贩在车厢推销时,火车上某些俄罗斯旅客只是偶尔看他们一眼,另一些人则表现出十分讨厌的情绪。60岁的护士维拉·库兹萨那娃说:“他们出售的全是垃圾商品,让我心烦。”但她表示,有时自己也会向小贩买点小东西。

小贩在火车上的经营是非法的,但铁路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莫斯科铁路公司否认他们的火车上有小贩在搞经营活动。一位官员说:“我们没有在火车上出售东西。”另一位官员则表示,问小贩在火车上经营是否非法就像问“您愿意嫁给我吗”,这没有简单的答案。对此,一家市场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塔吉亚娜·马蒂希娜说,她怀疑这是有组织的经营。警察容忍这种经营,很有可能是得了小贩的好处。据马蒂希娜估计,这项“产业”每年的价值能有几百万美元。

国有的俄罗斯铁路公司雇用了一些人在火车上出售冰淇淋和点心,并让他们穿上蓝色工作服。不过,火车上窜来窜去的多数小贩都没有穿工作服。由于是非法经营,大多数小贩不希望被拍照。有3个小贩围住一个外国摄影记者,对他发出威胁。一个前额有伤疤的大块头小贩警告记者说:“你不能拍摄新闻照片!”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一伙在等候火车的小贩警告一个外国记者,让他不要问太多的问题。(编译自《今日美国报》)

浑身是宝的猴面包树

梁子 文并摄影

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生长着一种形状奇特的大树,一位19世纪的博物学家是这样描写它的:“由于树干庞大,当它落叶时光秃而憔悴地站在那里,仿佛中风病人伸展开臃肿的手指。”另一个更早的探险者则描写道:“半兽半人一样的树,像一个头披白发、脑袋斜歪而且挺着大肚皮的老妖怪,皮如犀牛,无数细枝恰似手指紧紧抓住天空。”这种树的学名叫做波巴布树,它的树干很大,有的要40个人手拉手才够围它一圈,是名副其实的“大胖子树”。由于猴子和阿拉伯狗面狒狒都喜欢吃它的果实,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猴面包树”。

猴面包树的故乡就在干旱的非洲。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它的枝头经常是光秃秃的,一旦雨季来临,它就利用自己粗大的身躯拼命贮水,一株猴面包树据说能贮几千公斤甚至更多的水,简直成了荒原的贮水塔。当它吸饱了水分,便会长出叶子,开出很大的白色的花。

猴面包树浑身是宝。树皮很厚、纤维坚韧,剥下来可用来搓绳或织布。树叶可当作蔬菜食用,也可入药,去火退烧。树根属块

茎,剥皮后可以煮着吃。果浆可以直接食用,也可制成果酱。种子经烘烤和研磨,可以制成像咖啡一样的饮料。果壳可制成水瓢或酒盏。树干含有大量水分,木质松软,不适宜用在建筑上,但却是制造纸浆的好材料。另外,无比粗大的树干还有一些特别的用途——自然长空或人工凿空后,可用作储水桶。有的地方将这种树洞当“窑洞”,既可住人,也可存放杂物,甚至当车库。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我曾看到过一棵中空的猴面包树,据说15世纪末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达伽马带领船队抵达时曾用它做过弹药库。

猴面包树的树洞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用途。在塞内加尔,有的部落酋长把树洞用作专门关押违反祖制家规的囚犯的监牢。在肯尼亚,有些部落把树洞当作坟墓,用来埋葬两种人:一种是善于搬弄是非、献媚讨好的人。这种人死后既不能升入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因此,人们就只好将其尸体悬挂在树洞中。第二种是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们的创作活动被视为“魔鬼附体”。人们担心他们死后尸体污染大地,因而不能按照常人

的方式安葬,只能放到树洞中。人们相信,树洞中藏有圣灵,能将那些“不安分的灵魂”镇住,永保世界安宁。

猴面包树被一些科学家称为“非洲和世界演进的活化石”。这些活化石的集中地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和加纳,两国均有“猴面包树之乡”的称誉。南非北部的墨西拿市被称为“猴面包树城”。从该市到南边的路易-特里哈特市,100多公里的路程大半掩映在猴面包树林中,故有“猴面包树半条街”之名。当然,猴面包树最集中之地还是马达加斯加岛。在这个岛国西南部沿海的莫达达瓦市,有一块延伸几十平方公里的猴面包树林。树林的北端,有一条著名的“猴面包树



猴面包树

近日,在韩国有线电视Mnet频道播出的一档介绍年轻人时尚生活的节目中,一位女嘉宾高调炫富的言行不仅让在场的明星和时尚专家瞠目结舌,也让众多观看该节目的韩国人深感不满。此事甚至引起了韩国国会的关注,由于涉及税收问题,一位国会议员提请对该女子和节目组进行调查。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炫富风波一波三折,其背后的真相也变得有些扑朔迷离。直到现在,关于“炫富女”的调查和争论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炫富女”被批不知廉耻

在9月7日播出的时尚类节目《Tent in the city》中,名为金静雅的女嘉宾一身华丽装扮,浓妆艳抹地亮相了。虽然不过24岁,但高傲的眼神和举止令金静雅看上去“很有气场”,其“金口”一开更是语出惊人:“今天这身装扮的造价超过4亿韩元(约230万人民币)。”“我现在没有工作,这些名牌都是用父母给的零用钱买的。”“别拿我和帕里斯·希尔顿做比较,我比你强多了!”金静雅还通过视频炫耀了自己的“名品储物间”:放手提包的房间里摆放着各种限量版名牌皮包,其中一个鸵鸟皮制成的包价格超过4000万韩元(约23万人民币);衣帽间极尽奢华,一件价值1.5亿韩元(约87万人民币)的毛皮大衣令其他嘉宾惊叹连连、甘拜下风。

节目播出后,一石激起千重浪。多数观众对此表示愤怒,并在网络上对“炫富女”口诛笔伐,“一个无业游民不知廉耻地在节目中炫耀”“成天拿着父母给的钱丢人”之类的言论比比皆是。

金静雅甚至引起了韩国国会的关注。9月10日,韩国国会议员李庸燮在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上询问国税厅厅长李炫东:“没有收入的成年人向父母索取数亿韩元的‘零花钱’,国税厅对此有没有调查计划?”按照韩国现行税法,父母们对成年和未成年子女进行现金赠与的免税额度分别是3000万韩元和1500万韩元,若金静雅真的如其所说从父母那里得到总金额达数亿韩元的零用钱的话,她就必须缴纳赠与税。对此,国税厅厅长李炫东表示,将对金静雅的个人资料

和在节目中发言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压力下双方各执一词

在国会、媒体的压力下,一直以来对网友的批判毫不在乎的金静雅在9月13日接受韩国《朝鲜日报》专访时,声称节目中80%的话都是假的,是节目制作

『炫富女』上节目惊动国会

韩国娱乐节目被指导向失控

本报记者 宋佳烜 编译

的个人生活进行的,Mnet电视台公开了该节目的一些相关资料,并称还可以公开编辑前的原版录影带以证实没有做手脚。“迄今为止,电视台一直坚持谨慎的立场,但如果她讲述的内容被证实是虚假的,那么我们也将成为受害者,并将采取强硬的应对方案。”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一位号称金静雅前夫的男子出现了。在首尔做整形外科医生的文某称自己和金静雅有着两年的婚姻,还拿出了离婚协议书做证明。他说,金静雅在节目中的言论大部分属实,她确实没有工作,零用钱主要是父母和舅舅给的。文某说:“她大手大脚,让人很难忍受。我因为她欠下一屁股债,很后悔曾经跟她一起生活。”不过,这位“前夫”及其所说的情况究竟是假是真,还未得到金静雅的证实。

韩国关注娱乐节目导向

到底是金静雅在说谎,还是节目组在造假,或者幕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隐情?虽然真相目前仍不得而知,但随着口水战的升级,《Tent in the city》节目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为炫富风波的直接受益者。有关人士颇为忧虑地指出,无论如何,从邀请“炫富女”参与节目录制开始,这档公共娱乐节目的导向本身就就有了失控的迹象。

李庸燮表示,“炫富女”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会对很多生活较为贫困的民众造成刺激。即便节目组没有造假,电视台播出导向不妥的话题这种举动本身也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在节目中,当金静雅炫富完毕后,韩国某时尚界人士竟然还对其言行表现出极大的认同甚至尊敬,这无疑是在倡导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广大民众的错误引导。

韩国的综艺娱乐节目产业非常发达,其不少节目的制作创意常常被其他国家的电视台所借鉴。然而,面对巨大的行业竞争,韩国的电视人在选题把握上越来越趋向于失控。高丽大学心理学教授成璆信表示:“最近,电视台陷入激烈的收视率竞争当中,因此以刺激性题材制作节目的事例也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是,恶性循环仍在继续。”

父亲的果园

[美]蒂娜·鲍辛格

果园里长出了许多原本没有种植的水果。

——托马斯·富勒
父亲是个干劲十足的园丁,我想这是祖父遗传下来的爱尔兰血统在他身体里产生了重要的化学反应。从记事开始,我就赤脚站在父亲果园那刚刚翻松的土地里,双手沾满黑泥——尽管新翻出的泥巴有点儿凉,但我玩得十分起劲。

对小孩子来说,果园是一个神奇的仙境,充满无限可能。小时候,我喜欢跟着父亲在花园里转悠。我还记得他的“壮举”——把耕作机推出一条精准而又完美的直线。他戴着那双香蕉黄色的园艺手套,两手紧握耕作机的把手,机器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脱掉手套擦拭额头上的汗珠。父亲喜欢种各种果实:黄色和绿色的洋葱,金灿灿的玉米,几乎和我个头一样大的西瓜,还有我们全家人都喜欢的——像红宝石一样的西红柿。

但当我进入充满叛逆的青春后期,和父亲一起在果园里劳动就不像小时候那样令人感到兴奋了。果园不再是那座无所不能的梦幻岛,而是一个古老的监狱。果园里额外的家务劳动,把人累得汗流浹背,简直就是个累赘!

于是,果园常常成为我和父亲发生争执的导火线。“蒂娜,今天来帮我种种果子吧。这么美的早晨,到户外活动一下多好。”父亲说。“哦,爸爸,我今天得和朋友去看电影呢。”我推辞道。“蒂娜,我今天需要人帮忙给果园除除草。”父亲还是不

放弃。

“今天?对不起爸爸,我已经安排了。”我很不耐烦,高跟鞋的鞋跟在地上踩得咚咚响。“我们干嘛一定要留着果园呢?这真是蠢透了。花几毛钱就能在超市买好几根胡萝卜。”

一番争执后,父亲只能笑笑作罢。而我,则庆幸自己可以逃脱果园里的无聊任务了,毕竟我还有许多更好玩的事情要去做。父亲慢慢地老了,但他对果园的热情从未有丝毫的改变。随着家里所有的孩子都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家庭,父亲更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果园中,他的果园几乎占据了整个后院。即使后来被查出已经到了肾癌晚期,父亲还是坚持在果园里劳作,继续耕种他的南瓜、小黄瓜、墨西哥胡椒,当然还有永远不变的西红柿。

有时候,我会回家看望一下父亲。傍晚时分,我坐在露台上喝着冰茶或苏打水,看父亲像对孩子一般慈爱地给他的果园浇水。夕阳的余晖洒在水珠上,光线折射出的小彩虹在草地若隐若现。

然而,在父亲精心呵护那些果园里的小种子的同时,癌细胞也开始在他的体内扩散。它们逐渐吞噬了父亲的活力、自理能力,还有他的幽默感。它们疯狂地蔓延着,直到无法治愈。

晚期病人疗养院是和父亲所熟悉的果园完全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他需要家人一天24小时的照料。无助时,父亲会乱发脾气,这让我感到十分难受。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开始做很多他以前做的事。我为父亲的果园除草,帮他付账单,

把他的药丸装进小杯子,给他调整氧气罩的位置。父亲起初不愿意让我做这些,但我知道,当我开始照看果园时,事情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

虽然医生的诊断让我对父亲的病情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让我意识到父亲不行了的,是果园的变化。那一年,父亲果园里曾经挂满了的五彩缤纷的蔬果都消失了,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西红柿。由于实在动不了,父亲简单地用细绳把西红柿绑在栅栏上,任由它们自生自灭。看到曾被父亲精心照料的西红柿被这样冷落,我难过了。于是,我经常回到父亲的果园里,给它们浇水,拔掉杂草。我始终记得从藤条上摘下最后一个西红柿的那一天,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悲伤的日子。

在父亲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里,我完全无法去看别人的果园,因为只是稍稍一瞥,对父亲强烈的思念就会像一桶凉水从头上浇来。五年前,父亲种下了他最后一小片西红柿。三年前,我决定开始种植自己的果园,就从几只西红柿开始。

那天早晨,我把父亲曾经用过的老耕作机找了出来。它又一次发出复活的轰鸣,似乎也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开垦了一些泥土之后,我听到角落里好像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我不禁笑了。8岁的儿子内森,光着脚站在刚刚翻松的泥土里,手上沾满黑泥——尽管新翻出的泥巴有点儿凉,但他玩得十分起劲。

(李鹤琳译自《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2010年4月20日出版)